



劉向新序目錄

卷第一

雜事一

卷第二

雜事二

卷第三

雜事三

卷第四

雜事四

卷第五

雜事五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上

卷第八

節士下



卷第九 善謀上

卷第十 善謀下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旣明其政旣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

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蓬蠹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

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遺以一之者哉亦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劉向新序卷第一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嚚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噐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

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旣爲司寇季子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債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祭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極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

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
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
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
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
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
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
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
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
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
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
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
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
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
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
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
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
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
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直
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

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

君子者斯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一本作下餓民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發粟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

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望之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

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

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齊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子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

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惰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

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

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

臣欲犯其禮而大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大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

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駟邪
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
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
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
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
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
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
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

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鵠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
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
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
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
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
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
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
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 墨墨也忠
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

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慾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

聚斂為良譬之其猶轉革者也夫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郡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

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
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自
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土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
遂不徙

劉向新序卷第一

劉向新序卷第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
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闕夫
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
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
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
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
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

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疆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

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為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手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手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

見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

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

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
里子公孫子杲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
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
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
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
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
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
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
走虎以為然道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

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
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
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
不細必亟遣之今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
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璋曾子曰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
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夕死可矣於以聞後嗣覺
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
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

未也莊王之語柰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遠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齊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

鈺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
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
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負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
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
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
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
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
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
美敏捷也

六曰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
能從我出者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
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
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
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
不蔽而君之臺觀帷錦綉隨風飄飄而弊財者
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
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
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
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

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穢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毋賦歛赦罪人舊田斗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之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渴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柰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公孫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

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
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
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
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荅
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
荅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
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矟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
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

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
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
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
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
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矟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
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
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
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
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
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

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柰何也今在骨

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疾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僭歟妾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

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為之柰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兔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

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鯉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麇鹿獐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園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

王厄以淮水墻以三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而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

賀文侯曰此非所買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

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為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吾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

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
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
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
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
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為豪矢
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
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
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
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
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為客通
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
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
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母得已試
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
能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
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為君若無齊城薛猶且
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塩女其為人也曰頭
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

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
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
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
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
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拑口而大笑曰此天下
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
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
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
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
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

父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
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
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
以隱對但揚目衞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
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
國也西有衞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
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
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
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
䟽翡翠珠機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

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
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併
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
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
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益君之言
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
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
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
母顯隱女拜無益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
力也

劉向新序卷第二

劉向新序卷第三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

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

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鉞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

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
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
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
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
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
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
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
仇讐人之情雖梁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
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
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三者之事君人之法
昔者秦魏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
秦冠蓋相望求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
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
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
然乃遂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
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
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
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

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騫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疆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禁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燕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及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主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

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
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
隗築宮而師之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
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
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
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
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
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之也之遂屠七十餘

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
復易王之車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
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許也
欲法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
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
趙不歸燕騎劫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
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
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
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
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

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

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

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
矣柳下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
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
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
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
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
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
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
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

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
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報
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
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
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
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
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
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
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
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

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
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
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
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
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
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
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
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
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
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

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貨寶車中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
英故鼎反於歷室齏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
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為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北小
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
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雪醜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
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
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為遠
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鳩夷沉之江故夫差不
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
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
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
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
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
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
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

見說自冤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
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
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
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
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
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
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
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
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
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
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
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
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
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
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馱馱白圭顯於中
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

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易於浮辭哉故女無美
惡居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憎
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
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
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
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
以政甯戚飭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
豈藉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
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

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
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
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一國豈拘於俗
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
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
仇讎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
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
王覺悟捐子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

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
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
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
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
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
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
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隤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
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
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

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竒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然而不見得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封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俠伊管之辯素無根抵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

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拔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弒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宰於惟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羣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四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崑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關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劉向新序卷第三

劉向新序卷第四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荆邑闢土殖穀盡地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圃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

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
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
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
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
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
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
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

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
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
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
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
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
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
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
通士者也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

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
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
罪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
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
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
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
進賢受上賞只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
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
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
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于夏友曰子方
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下相則曰成
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
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
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
仲善治割隰朋善削縫賔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
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
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賔胥無善齊和之

夷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疆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石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西女盟可信曹劌

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箸信天下矣遂不信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

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
温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
土之會温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
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年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
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
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
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
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

疆本曰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
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
以使君王時馮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
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
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
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聖將軍子重進諫
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
斯後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
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露不出四方以是

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敢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當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接抱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楫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還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
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未乎賞其本乎賞
其未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
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
當賞郤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
子無辭郤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
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勛力
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
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

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
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
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太上御名怨禍之道也人惡亦

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
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
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
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
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
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
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

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

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

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
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
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
後蛭出故其父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
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
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
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以損怨
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樂之
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
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
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
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
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
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
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
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
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
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
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
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
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
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
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
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

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
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
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
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
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
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
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
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

嘗知懼也亦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
聖君之問也立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
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
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
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擲冠
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
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
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
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
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立聞

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
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
上慄乎如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
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
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
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
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
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

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相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為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

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矣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曰日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
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
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
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
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
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
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
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何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
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

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
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
之以至誠故也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
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
風鳳麟翔舞下土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
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雄渠子夜
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
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
石為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

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

何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益夏后及商用此之故民之流

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災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災惑亦心何也子韋曰災惑天罰也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畢君有

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
二十一歲公曰予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
賞星必三舍舍仁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
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
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
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
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
而焚之曰或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

頭之棺以示有勇割僮者之背鋏朝涉之脛而國
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
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臣向
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
黑青者也猶魯之有鸛鶴為黑祥也屬於不謀其
咎急也鷓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
貪叨之類爵而生鷓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
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鷓於城
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
亡此其効也

劉向新序卷第四



